

LIU YONG QUAN JI

刘墉全集

我是我自己

情深未了缘

我们都是人，一生中谁没有亏欠？

只是几人有幸，

能在遇见「他」？

有几个人有勇，趁着还来得及，

说出那句话？

南海出版公司

LIU YONG QUAN JI

刘墉全集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我自己/刘墉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0. 10 (刘墉 作品)

ISBN7-5442-1722-1

I. 我… II. ①刘… III. 散文-中国-当作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393 号

我是我自己

刘墉 著

作 者 刘 墉

责任编辑 刘 键

封面设计 李 明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2207 53592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海出版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8 千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7-5442-1722-1/I·333

定 价 13.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板所有 盗版必究

编者的话

刘墉，号梦然，画家、作家。一九四九年生于台北，祖籍北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圣若望大学研究所及师大美术系毕业。曾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美国水墨画协会国际展主审。

刘墉先生涉猎广博，故文章清新俊美，如诗如画。或抒情或议论，于平实之中显现出深刻的哲理，教人深省、催人奋进。

刘墉先生的主要文学作品有《萤窗小语》、《我不是教你诈》、《情深未了缘》、《追忆似水年华》、《漂泊的人生》、《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点一盏心灯》、《做个快乐的读书人》、《一生能有多少爱》、《冷眼看人生》、《杀手正传》等。在读者中好评如潮。

刘墉先生在台师大毕业后定居于美国。曾多次到祖国大陆参观考察。在一生的漂泊之中，有了太多的爱，爱台北、爱纽约，更爱北京。有爱就有了牵挂、就有了追寻、有了漂泊。正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从被爱所创造，到这个世界漂泊，乃至为心爱的事业、心爱的人，而不断追寻。”“生命是什么？生命是爱，爱就注定了漂泊。”作者正是在追寻爱的过程中不断的漂泊，在漂泊中使爱沉淀、使爱升华。

在这套《刘墉作品》中，我们选编了刘墉先生的代表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她教你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怎样去追求、创造；怎样去爱与被爱。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迪与安慰。

510 4995

目 录

心中的一首歌	1	你不能不准我爱	68
放孩子飞吧	5	美得想死的浪漫	75
忘了我是谁	10	等白骆驼王子出现	80
生命的飞翔	17	当毕加索成名的时候	84
生生长流	22	当王子不再爱灰姑娘	88
爱的云霄飞车	26	上床之后怎么办	92
自私的爱	34	走进婚姻的坟墓	97
叛逆的爱	45	强者，你的名字是母亲	100
我是我自己	48	儿女拿钱去，爸妈送钱来	105
脱离父母的引力圈	54	两颗大炸弹	110
活在镜子和别人的眼睛里	61		



困惑的爱	116	制造石头和苦水的地方	176
包袱总算卸下了	120	遗忘，真好	182
我的牺牲值不值得	122	当你成为一只候鸟	188
本来就有出轨的欲望	124	谁是真妈妈	193
老夫少妻与少夫老妻	127	描一次心灵的地图	199
重新燃起的青春火	130	我们不认这个朋友	206
人生得意须尽欢	132	暮冬园事	221
就此分手或重新来过	134	万花筒	228
深长的爱	140	我的三宝	232
当江河融入大海	148	漂泊人语	237
生命的一天	155	睡成风景	243
爱是真真实实的行动	159	亿万年的奇缘	246
爱是完完全全的宽恕	163	为什么要走	249
爱是积极地去爱	165		
不完美的完美	170		



心中的 一首歌

我的歌，成为你的歌，
甚至成为大家的歌，
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

WO SHI WO ZI JI

常在心里哼歌，没真哼出来，身边的人却突然唱出那首歌。

是因为不知不觉中哼出声音，被对方听到了？还是因为心里在哼，使呼吸的节拍随着变化，那呼吸感染了对方，产生了共鸣？抑或是第六感，一种音乐心灵的沟通？

当然勾通的必定是双方都熟悉的曲子。如果我心中哼的那首歌只是我自己新作的曲子，对方绝对不可能感受到，除非，我哼了出来，一遍又一遍地哼，让他听熟了，由我的歌，成为他的歌。

歌好像食物，有些食物，譬如烤肉，没什么国家地区的差异，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碰到烤肉，都觉得好吃，又有些食物，像



中国的皮蛋、臭豆腐，就不是每个民族都能欣赏的。除非，他忍着呕，一遍又一遍地试，终于能吃出味道，而且乐此不疲。

可不是吗？好多曲子，譬如“蓝色多瑙河”，谁听，即使是第一次，都觉得很美。又有些曲子，初闻，简直是虐待。连电视剧主题曲都常如此，乍听不怎么样，只是每天到时候，左邻右舍，强迫收听，久而久之，居然不知不觉中，也跟着哼了起来。



小时候读过一个历史故事。有位贤臣知道广东闹灾荒，很想请奏圣上，让广东免“缴粮纳税”。却又怕皇帝不答应。于是每次在皇帝下棋的时候，一面搁棋子，一面口里唱道：“锵！锵！广东免解粮。”

棋下久了，有一天，皇帝也举着棋子唱：“锵！锵！锵！广东免解粮。”

那臣子赶快跪下谢恩，所谓“君无戏言”，这附和的一唱，居然成为圣旨，收不回了。可见，即使一两句，不成谓的调子，唱久了，哼熟了，也能传染给别人，成为另人心中的曲调。

“我的歌，成为你的歌，甚至成为大家的歌，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

有时候听演唱会，前奏刚开始，还未唱。就轰起一片掌声，道理很简单，大家已经知道要唱什么歌名，没等演唱人开口，下



面的人，心里早已开始唱了！

然后，当演唱人真开口，更有着排山倒海，一呼百应的感觉，一万颗心突然因为一首歌，结合在一块，一起哼，一起摇摆，甚至，一起舞蹈。

在美国看电视，常拨到南美洲西班牙裔的频道，便被吸引。吸引我的不一定是歌曲，而是那伟大的场面。广场上一个高台，四周已看不出是人群，而像是万顷的良田，在风晨摇摆。

当镜头转为特写，看群众脸上洋溢的欢乐。随着乐曲陶醉的样子，让人不得不感动。那个国家的生活水准远比我们差，还有着连年的战争。可是，当乐声响起，万人齐唱，他们比谁都忘情，都快乐！

妙的是，当我细听他们的歌，却可能是美国人的曲子，法国人的曲子，或者，他们的敌人的曲子。只是，当他们唱的时候，怎么看，都是他们自己“心中的歌”。



谁说自己的歌一定要自己唱？谁又敢讲自己作的歌，一定自己唱最好听呢？

我就好几次看见“作曲者”跟“演唱者”一起唱，怎么听，他“自己”唱得都不如“另一个人”好。多可爱啊！自己有灵裔，作出的曲子，本来应该自己最了解，最感动，却交给别人，甚至



是千万里的人，不认识的人演唱，反而唱得更深入、更感人！那曲调已经不止是曲调，而像一条船，载着船歌者的情怀，到他想去的地方。

有一次开车在路上，看见个以前教过的女学生，一面走，一面唱，两只手比来比去。就停下车，问她要不要顺道搭一程。

她上车，我问：“你好像在唱歌，什么歌？这么有意思？”

“我唱一首太阳歌！”女学生笑道：“今天太阳好好的，我很高兴，所以唱太阳歌。”

“太阳歌？我从没听过，唱给我听听！”

“好啊！”她大声唱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生日歌嘛！”我说。

“也是太阳歌啊！”学生笑得真如一个太阳：“每一次，我很高兴，考试考得好，男朋友对我好，爸爸给我很多零花钱，妈妈送我好多用不完的化妆品，我就会唱这首歌。”说着，又大声唱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从那天起，每一次我很快乐，我也唱“祝你生日快乐！”每一次听别人唱这首歌，我都想：

他一定很快乐！



放 孩 子 飞 吧

WO SHI WO ZI JI

做母亲的，常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舍不得孩子离开。
又希望孩子能像妈妈爱他一样，
回头爱妈妈……

多年前，看过一部报道蜘蛛的生物影片：

蜘蛛妈妈产了一团卵，每天绕来绕去守护着。小蜘蛛孵化了，
在母亲的四周跌跌撞撞地攀爬，好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蜘蛛妈妈更是忙了，忙着把各种猎物咀嚼为碎末，喂养初生
的孩子。孩子逐渐长，突然一阵风吹过，小蜘蛛都被吹了起来，
居然牵着一根根丝，飘离了母亲的网。

多壮观的画面哪！不计其数的小蜘蛛，像雨丝一样，又仿佛
乘着降落伞，在空中飞扬。然后，丝断了，纷纷飘向远方。

蜘蛛妈妈依然停在网中央，似乎一点也不慌乱，也完全没有



设法拦阻，静静地看着自己孩子离开。

这画面常在我脑海浮现，觉得好遗憾，好残忍。我常想：那蜘蛛妈妈如果有情，会不会伤心呢？



自从儿子上了大学，起初还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就算不回来，也总打电话。只是回来的次数愈来愈少，电话也稀疏了。

“打电话去吧！看看他最近怎么样了！”我对妻说。

“要打你自己打，他不打给我，我为什么要打给他？”妻没好气地说。

可是当我打过去时，妻正在浴室洗脸，电话一通，她的水声就停了，等我挂上电话，水声便又响起。

就是这样，我催她打，她要我打。原因很简单，生怕电话拨过去，听到的是录单，留话之后，便满心焦虑，彻夜难眠。

夜里三点，她会突然翻身：

“儿子怎么还没回宿舍？”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台北的成功高中教过一年书，每天放学，都要经过长安东路的华山火车站回家。

车站上有个高高的大桥，许多孩子在上面放风筝。

有一天路过，暮色已经浓了，只剩下一个孩子放风筝，孩子的母亲则在桥一又喊又骂地催孩子回家。



只见那孩子一面收线，一面对着天上的风筝，自言自语地说：“回家！回家！还没飞远，就把你拉回家！”

才说着，线突然断了，孩子吓了一跳，看着飞掉的风筝，大哭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最近总想这一幕。只觉得自己成为那个孩子，我的儿子却成了那只风筝。



有个五十多岁的朋友，事业不顺，却养了四个孩子，因为孩子年龄隔得近，他公司破产不得不留在家里，经济就更困窘了。这两年，总算包袱轻些，只是才一转眼，四个子女全跑了，住校的住校，结婚的结婚。

大概是因为更年期，那做母亲的情绪很不稳，总是坐在家里，对着空空房间掉眼泪。

某日，朋友聚会，有个人很会算命，这失意的母亲也怯生生的走过去。

“你这相很好，年轻时稍苦，但是中运、老运都好！”算拿的才瞄一眼就说。

“笑话！我的中运、老运好？倒霉还来不及呢。”朋友的妻子瞪大眼睛：“你知道吗？我有四个孩子，朝不保夕地累到今天，孩子全跑了，你却说我好？”



“当然好!”算命的笑了起来:“古人说‘多福、多寿、多子,是三多’。你孩子多,年轻时候操劳,人胖不起来,胆固醇也高不上去,练练健康的身体,一定‘多寿’。再过微笑年,孩子有成,东边往往,西边玩玩,真是左右逢源,福气多多,‘三多’你全有了,还说命不好吗?”

做母亲的,常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舍不得孩子离开,又希望孩子能像妈妈爱他一样,回头爱妈妈。

这坚固耐用为她不能认识,孩子对母亲和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不同的。

做母亲的人,从怀孕的第一天,就渐渐有了感觉。呕吐、胎动,最后是阵痛、破水、分娩,她是每一刻都“经验”的。尤其是生产的一刻,声嘶力竭。身体被割裂,面孔胀成猪肝色,所有的美丽与丰采全不见了,只为“把自己的骨肉生下来。”

问题是,又有哪个人能记得在母亲的肚子里成长,以及经过产道时,母亲的痛苦呢?所以,孩子对母亲的爱,是后来在被养育的时候才培养的。

更重要的是,孩子又要去做别人父母,却经历自己的阵痛与艰辛,他们从出生那一天,就已经走向独立。

小女儿常用她的大玩偶,因为每次冷不妨地亲我一下,我就



会止不住地发出一串笑声，好像有个“笑的开关”，被她启动了。

每次小女儿逗我，妻和我的岳父坐在旁边，我都心想：我老岳父还会不会是妻的大玩偶呢？我常猜：如果现在，我的老婆过去亲我岳父一下，老先生会不会也发出一串笑？

抑或，她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就不再那能操纵老爸的小女儿？



在欢喜城 (City of Joy) 电影里，一位半生辛劳，最后为女儿凑足嫁妆的父亲，对自己的女儿说得好：

“你从不属于我，上天把你给了我，直到你结婚为止，继续那‘生命之轮’！”

我常想到蜘蛛妈妈，静静地，看自己的宝贝乘风而去。

我想，我们都该向她学习！



忘了我是谁

她有了新名字、新护照，
甚至新的「历史」，
她必须假装自己死了，
忘掉自己的亲人和过去……

一个终年劳碌的朋友，突然说要去巴黎度假。

“你只怕忙得连附近公园，都没走过两趟，又何必跑到巴黎去呢？”我说。

朋友一笑：“说穿了！到巴黎哪里去玩？根本是休息，往旅馆床上一躺，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好像从世界消失似地。”

他的话，使我想起报上常见的一个汽车旅馆广告——

“有那么一天，把孩子交给保姆，把自己交给自己，奉妻俩到我们旅馆，好好打球、游游泳、恋爱恋爱，再度一个蜜月……”

那旅馆离市区不过半小时，不是等于在自己家旁边度假吗？



唯一不同的，应该是暂时隔绝了家庭和事业的干扰，也可以说做到“眼不见，心不烦”。

把身体让给别人

对于这一点，我有个朋友就更高明了。

他说：“每当我处在极端焦虑的情况下，会突然告诉自己：‘好！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你！你没了家，也没有事业，你只是一个无关系，也一无所有的人！’然后，如果走在街上，我会看看橱窗，只要一下，又回头，成了原来的我。可是那一下下，只要你真正忘了自己，就好像能重新做人，轻松许多。”

母亲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去一个教堂做礼拜。

那是个追求“圣灵充满”的教会，许多人能在祷告中，突然被所谓的“圣灵”充满全身，说出一些令人难懂的“方言”。

据说有些“力宕”被分析出来，竟是千百年前的古语。于是有人猜，必是古代的“灵”，附于了现代人的身体，像是《第六感生死恋》电影中，借着另一个人的身体说话。

我母亲从来没有“圣灵充满”的经验，但是他的老朋友，有一次终于“被充满”之后，对他说：

“那感觉极好，像是把身体一下子让给别人，由别人来管，觉